

原来 姹紫嫣红开遍


散文
海外版

2013—2014
精品集



散文海外版编辑部 编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 百花文艺出版社

原来
姹紫嫣红开遍

散文
海外版

2013—2014
精品集

散文海外版编辑部 编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 百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原来姹紫嫣红开遍 / 散文海外版编辑部编. --
天津: 百花文艺出版社, 2015.1
(2013~2014《散文海外版》精品集)
ISBN 978-7-5306-6591-6

I. ①原… II. ①散… III. ①散文集-中国-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303043 号

责任编辑:李 跃 装帧设计:蔡露滋

出版人:李勃洋

出版发行:百花文艺出版社

地址: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:300051

电话传真: +86-22-23332651 (发行部)

+86-22-23332656 (总编室)

+86-22-23332478 (邮购部)

主页: 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印刷:永清县金鑫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720×970 毫米 1/16

字数:196 千字 图数:3 幅 插页:2 页

印张:18.25

版次:2015 年1 月第1 版

印次:2015 年1 月第1 次印刷

定价:38.00 元

目录

Contents

辑一

辑一

- | |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|
| 离我太远了,皮兰 | 冯骥才 … 003 |
| 乡村燕事(外一篇) | 李存葆 … 007 |
| 大山行孝记 | 郭文斌 … 020 |
| 永和九年的那场醉 | 祝勇 … 034 |
| 山西,山西 | 柴静 … 055 |
| 边疆书 | 鲍尔吉·原野 … 070 |
| 望柳庄 | 王宗仁 … 077 |
| 我为什么写安重根 | 阿成 … 104 |
| 大抵如此 | 王晓莉 … 109 |

辑二

- | |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 | 迟子建 … 127 |
| 朝闻道,夕死可矣 | 周有光 … 133 |
| 火炉·机械手表 | 冯唐 … 136 |
| 两份手抄乐谱 | 沈宁 … 141 |
| 锯羊角的额吉 | 艾平 … 153 |
| 一条必然的路 | 陈启文 … 158 |
| 新疆词典 | 沈苇 … 165 |
| 沉樱(外一篇) | 董桥 … 176 |
| 土命难改 | 凸凹 … 185 |
| 读书随笔四则 | 张宗子 … 189 |
| 远东图书馆师徒列传 | 陈文芬 … 197 |
| 中国童话 | 刘丽朵 … 206 |

Essay
Overseas
Edition

2013-2014 精品集

《中国当代文学》编辑部

目录

《中国当代文学》编辑部
《中国当代文学》编辑部
《中国当代文学》编辑部
《中国当代文学》编辑部
《中国当代文学》编辑部

Contents

目次

壶碎——一个宜兴故事	李敬泽	… 217
铁生轶事	陈建功	… 220
我的工厂,我的青春	刘醒龙	… 229
谢谢你离开我	张小娴	… 232
徐邦达和朱汤生·背影	马未都	… 240
老茶	邵丽	… 256
懂事的母鸡	杜树党	… 262
那个度日如年的初夏	温亚军	… 265
冬至如年	徐则臣	… 270
关于拖拉机的研究报告	张立宪	… 275
古街深处封存的伤心和温暖	梅洁	… 280

编后语 本刊编辑部 … 287

离我太远了，皮兰

辑
一

散文

海外
版

.....
Essay
Overseas
Edition

2013—2014 精品集

离我太远了，皮兰

冯骥才

离我太远了，皮兰·冯骥才

009

如果世界上有一个地方从来没听人说过，去了之后却永难忘怀，这个地方就是皮兰。

对我来说，它实在太远；我在“远东”，它藏在地球西边亚得里亚海最上端那个海湾，好像掖在欧洲的胳肢窝里。如果驱车从维也纳向南穿过山重水复的阿尔卑斯山，越过边境，路经斯洛文尼亚那个出名的小巧的首都卢布尔雅那，往西不停地开下去，再沿着亚得里亚海的海边弯弯曲曲前行，然后不知不觉驶入一条狭长的伸入大海的极小的岬角；皮兰就在这天涯海角似的地方。

这个只有四千多人的小小的中世纪的古城，密集着层层叠叠两三层的小楼，全是雪白的墙和砖红色的尖顶。如果艳阳高照，白墙更白；一场雨后，红顶瓦变为深红——再给湛蓝、深郁和辽阔的大海一衬，色彩分外独特又鲜艳。这时，偶尔飞来几只极黑的乌鸦，醒目地落在屋顶或烟囱上。如此的景象，叫谁看了不醉？

皮兰就像大地鲜亮的舌尖，伸进大海，舔弄着无穷而清凉的碧涛。走进皮兰，不像进什么名城，心理上会有意无意做点准备。在皮兰海边散着步，边走边看海上的美景，不经意就走到它城中心的广场上。我试了一下，从海边到广场只需要二百步。广场是圆形的，广场周围的建筑排成U形，开口处对着大海。海鸥与海风可以更轻易地来到广场

上。这就使我看到它源自一个原始码头而一直开放着的历史。

欧洲的广场无论大小,四周的建筑都是城市的门面。皮兰的门面可没有花团锦簇般的大厦,一律是墙面斑驳甚至是破损的老楼,然而它们简朴、素雅、沉静,像中世纪的农夫农妇、工匠市民平和地站在那里;铺满广场的石板石钉早已磨得光亮,像铁的;一些长长的石条凳围着广场放了一圈,人们三三两两坐在上边消闲,一看便知是本城的百姓;两个女孩坐在那里逗狗,一个女孩的长发金得发亮;一位老妇人抱着婴儿晒太阳,旁边坐着个老头,舒舒服服打着瞌睡;一群男子在下棋,其中一个中年男人穿着很漂亮的海员制服,帽檐却斜着。广场上小孩子们在踢球。年轻的父亲在教他的孩子学步,孩子张着胳膊摇摇晃晃走在前边,父亲笑呵呵跟在后边,走着走着,情不自禁地和孩子走的姿态一样了。

皮兰湾很静,适合扬帆出海,这里有桅樯如林的小码头;皮兰的海水比矿泉水还干净,海边的岩石上常常会躺着一个泳装女子沐日,粗砺的石块和光嫩的皮肤强烈地对比着;海鸥们常常在急转弯时发出一声响亮的尖叫。

偶尔能看到一两个背包的旅行者站在广场中心向四边贪婪地拍照。

皮兰的地标是在城中鹤立鸡群般高高耸起的尖顶的钟楼,它叫人想到威尼斯圣马可大教堂的钟楼,只是更简约更古朴一些。皮兰历史上曾属威尼斯王国管辖。有人称它是“袖珍的威尼斯”。但它在同海的关系上与威尼斯不同:它像是站在海边的礁石上,向大海眺望;威尼斯已经光着两只脚站在海了。

可是,它被威尼斯统治太久了,广场立着一块石头旗桩,上边刻着的年号是1466,它是威尼斯王国时代的遗物吧。在威尼斯统治的漫长的五百年里,它骨子里已浸入太多意大利人的气息与气质。尤其是对历史的态度。街头巷尾处处可以看到历史的见证。一棵与一根石柱死

死缠成一体的古藤，东一块西一块有刻痕的建筑残石，多半已经锈烂在土里的铁锚……没人去动它们。让它们以历史的原状存在。城中还有些中世纪的残垣断壁，更是地面上的文物。用不着标明“文保单位”，也被人们当作“沉默的老者”备受尊崇地活在人间。比如一座中世纪的修道院，早已荒芜，仅存中庭，只有一些残损的雕像或兽头放在廊子上，其他空空如也；人们把庭院打扫干净，却任由野草丛生，播放一些古典音乐——用音乐唤起的想象与情感装满它。这不是意大利人擅长做的事吗？

没有人去拙劣地添油加醋，或者去涂脂抹粉“打造”它。历史是不需要加工的。

无形的音乐是一种灵魂。古典音乐是历史的灵魂，皮兰人用它来轻轻唤醒历史。

它原本就是一片音乐的土地。早在17世纪这里诞生了作曲家和小提琴家塔替尼(1692—1770)。塔替尼那部堪称小提琴“绝品”的《魔鬼的颤音》，其指法与弓法难度之高至今无人超越；作品诡异、超凡、变幻莫测与难以捉摸。塔替尼说他这部音乐来自一次梦中魔鬼的指点，他只不过梦醒之后，把依稀记得的音乐记了下来。这并不一定是故弄玄虚，至少他本人再没有写过与此类似的作品。

皮兰人在塔替尼去世二百年时，仍然怀念他，以他为荣，便制作一尊雕像放在广场的中心。雕塑家的想法很有创意，特意将雕像做得和真人一般大小，看上去好像他们的塔替尼又回来了——拿着小提琴跳在台子上正往前走。在宽阔的广场上，雕塑显得小，但他占满了皮兰人的心。从此皮兰人称这广场为塔替尼广场。

真正的雕像都是为了一种精神，不是城市广告。

最深厚的皮兰还是在城中往复回绕的哥特式的老街老巷里。历史的空间向例窄仄。今天的皮兰没有为了“扩大旅游经济”而去放大街道尺度。老墙老屋老门老窗一切依旧，房中的生活设施却正在“现代化”。

他们依旧在窗口伸出杆子晾晒衣服,依旧在窗框上挂满花盆,让五颜六色的花朵镶在阳光射入室内的地方;然而,钻进一些地下室地洞似的小门,里边艺术家工作室的照明、通讯与生活设施却十分现代。这些艺术品店很少出售千篇一律乏味的旅游商品,多是艺术家富于个性的创造。不论是陶瓷、玻璃制品、木石雕刻,还是铁艺、布艺与千奇百怪的艺术化的日常物品。他们尊重历史,却又不是“靠山吃山、靠水吃水”;不是一个劲儿在“非物质文化遗产”身上拼命挤奶。

这样的文化才是真正活着的。

山上教堂的钟声响后,一对新婚的男女走下来,穿着白纱裙的新娘一手拈着一朵挺大的红玫瑰,眼睛很美;新郎的脸上溢满幸福。两人穿过广场时,没人上去看热闹,只是几个本城人远远站着,笑嘻嘻看着这两位年轻的熟人。

他们手牵手穿过广场,偶尔会情不自禁停下来,亲吻一下,再走,就像他们的祖父祖母。

美好的传统就这么悠然自得地传承下来。

只可惜它离我太远了,皮兰。

乡村燕事(外一篇)

李存葆

“烟柳飞轻絮、麦垄杏花风”的时节,我回到家乡,又看到了燕子续窝筑巢。

老家有堂屋十间,辟为两个院落。家母住在东院,五弟一家住在西院。斯时,东院的房檐下,有两对新燕正在垒窝,“工程”已经过半。四只燕子一会儿衔着紫泥砌巢,一会儿又箭一般地消失于云缝。五弟院落的屋檐下和大门过道的檩梁上,各有两窝燕子,它们的旧巢仍在。四双燕子,跳进跳出,飞去飞来,衔来草屑、羽毛,在为生儿育女铺设舒适的软床。它们有的还从窝中探出头来,睁着亮晶晶的眼睛,友善地打量着我这陌生之人。

古人对家燕有春燕、劳燕、双燕、旧燕、新燕、喜燕、征燕等多种称谓。在我的故乡,燕子向被父老乡亲视为勤劳鸟、唱春鸟、恩爱鸟、仁义鸟、灵异鸟。见六双燕子同时在我家筑窝安居,老母亲笑了,五弟一家乐了。一种“春燕归来与子游”的喜悦之情,也在我的心中荡漾。

美是心灵自由的伴侣。在生命的初始阶段,我的心是随着燕子在这片故土上一起飞翔。后来,随着尘世的冲刷、阅历的丰富,我愈来愈感到:世上的鸟儿,没有比家燕更为美丽的了。

小燕子虽没有白鹤亭亭玉立的身姿,也不像孔雀总是拖着翠色的长裙,但燕子的体型颇长而又匀称,丰满而不失婀娜,称得上无瑕可摘;

它的羽背深黛幽蓝,纯净光亮;它的胸脯洁白如玉,素雅明快;再加上它那剪刀似的开合自如的尾叉,更让它的周身贯注了美的神韵。选择自然之美,是人类创造过程中的第一道程序。毫无疑问,欧美人所钟爱的燕尾服加白衬衣,就是按照燕子的装束剪裁出来的。

燕子的灵动之美,还展现在它的飞翔上。它们狭长的翅膀,分叉的尾巴,是飞翔的利器。无论是斜飞还是平飞,无论是高翔还是低回,无论是掠水而过还是凌虚直上,它们总是那样轻盈而敏捷,俊逸而从容,一道曲线连着一道曲线。它们连贯的飞态,从不同角度看,无一不美。毋庸置疑,燕子是飞翔的天才。

燕子的美丽,还在于它们那迷人悦耳的歌唱。燕子的呢喃,有时是畅快的、恣情的、甜熟的;有时是缠绵的、舒缓的、幽微的。无论是呼儿唤雏时的甜润,还是双燕恩爱时的婉转;无论是捕虫捉蛾时的激越,还是门墙小憩时的委婉,它们的鸣唱总似细溪淙淙,清扬活泼,绝不像雄鸡长鸣时那样击人耳鼓,更不像麻雀争食时的唧唧喳喳,惹人心烦。我以为,“呢呢喃喃”这一象声词,只能用于燕子。燕子的各种鸣唱,不火不躁,如吟如诉,总能使人们在兴奋中获得宁静,在消沉时受到鼓励,在愁闷时得到慰藉。

燕子是春天的音符,乡村的天籁。当它们呢喃的清音打破了村舍的静谧时,冰雪已经消融,春也在河谷、山坡蹒跚、摇曳。在我看来,三春的颜色,之所以飘落在大地丰厚的肌肤上,是春燕舞出来,唱出来的。春燕的歌声,唱出了农人积蓄了一个冬天的发自内心的企盼和真情。燕子运用音色和力度的变幻,唱得“红入桃花嫩,青归柳叶新”;唱得“小雨晨光内,初来叶上闻”;唱得“疏畦绕茅屋,林下辘轳欢”;唱得“榆荚钱生树,杨花玉糝街”;唱得“黄犊尽耕稀旷土,绿苗天际接旁村”;唱得“蚕娘洗茧前溪渌,牧童吹笛晚霞湿”;唱得“田舍翁,老更勤,种田何管苦与辛”……春燕的舞是安琪儿的舞,春燕的歌是安琪儿的歌,农人和着春燕的韵律和节拍,共同描绘出凡物可尽其性、色彩可嵌入人们永恒记

忆的春天。

在所有的鸟类中,未经驯化便与人类最亲近者,莫过于家燕了。家燕像虔诚的教徒一样,以神意为最高命令,以时令为最高法则,每年春分北来,秋分南归,年年如此,岁岁如斯。人与燕子同居一室,相敬如宾,该是史前人类结庐而居时就有的事了。这种存在,应视为上苍给与燕这两种敏感的生物,所制定的心照不宣的“无字契约”。

童年的记忆最纯真最真切,对人生的影响也最深久。在我牙牙学语时,信佛的奶奶就一次次地对我叨念:“千万别祸害燕子,祸害燕子会瞎眼。”年龄及长,我又知道,村里即使最顽劣的孩子,也谨遵这句古训。当时,家中那东三间、西三间堂屋中的檩梁上,各有一窝燕子。看着两对老燕子,阴晴风雨中双来双去地翻飞,我因不能摩挲一下它们美丽的翅羽,而引为憾事。

六岁那年的暮春,东堂屋的燕巢里,生了六只小燕子。某日,一双老燕打食归来,六只小燕簇拥着探出头来,同时张开鹅黄的嫩嘴儿,唧唧叫着等老燕喂食。老燕喂雏,一次仅能顾及两只。一只未接到食的小燕,不慎被挤落下来,跌到灶前的柴草上,幸未受伤。我忙扑上前去,把它捧在手里。小燕全身的茸毛像一团绒球,黑眼如同墨晶,仍张着小嘴儿唧唧叫着要食吃,真是可爱极了。奶奶忙找来针线筐箩,并铺上碎棉。待雏燕安置好后,我飞也似的跑到房后溪边的青草丛里,扑来十几只小蚂蚱喂它。此后的二十多天里,捉蚂蚱,逮青虫,喂小燕子,几乎成了我生活的主要内容。小燕子饱啜着我一瞬的殷勤,会跳跃了,能抖翅了。每见我捉虫回来,它就扑棱棱跳出筐箩,欣欣地张开嘴儿,一口又一口地吞食着我随时投送的小蚂蚱。见它羽毛渐丰,我就用左臂架着它,去菜园里,到麦田边,随逮青虫随喂它。这只小燕比窝里的燕雏早两天就会飞了。只要我将它轻轻一抛,它便在我头顶上空打着旋儿地翻飞。我打个呼哨,它就会落在我伸出的食指上。在窝里的燕子都出飞那天,奶奶硬逼着我把这只小燕放飞到它的兄弟姐妹中。每逢老燕新

雏从风动的树林、晴蓝的天空翩翩飞来，落到我家院墙、房顶时，只要我左手捏只蜻蜓当头一举，右手打个比示，我喂熟的那只小燕子便会轻灵地飞来，落在我的肩头……

这只小燕子，不仅是我童年时代一首优美的抒情诗，也成为我后来爱心的向导，心灵的晨曦，精神的美酒。

人生的前五十年，写的都是人生“本文”，以后的岁月，则都是为这“本文”添加着注释。儿时的经历就像一幅油画，近观时没有看出所以然，今日远看，才能品出这幅画的美感。

母亲和五弟现在住的東西两个院落的十间堂屋，是在我知天命那年建起来的。落成后的第二年，每个院落的房檐下，每年都各有两窝燕子来生儿育女。也就是从那时起，我每逢春夏回乡探亲，自会对儿时钟爱的燕子，格外关注起来。

燕子是人类道德、伦理与行为的一面镜子。

在辛勤方面，燕子当首屈一指。新岁杏月里，春燕从南洋出发，飞越茫茫大海、重重关山，抵达离别了半年的村舍后，不做任何休整，便纷纷忙碌起来。老燕子见旧巢仍在，就叨住时光的分分秒秒，一刻不闲地清理旧窝。新燕子则是飞着吃，飞着喝，飞着洗涤羽毛，飞着衔泥构筑新巢。一双新燕一天都能垒几行泥，十几天就能把新巢筑好。一座“新房”的建成，连接着新燕飞奔的节奏，勤快的旋律。新居筑好，雌燕就急不可待地生卵、抱窝；十五天后，雏燕破壳而出；又三十天，新雏即可出飞。一双燕子在不到五个月里，要生两窝燕子。一窝燕子一般都是五只，两窝燕子就是十个燕宝宝。由于巢窄雏多，燕巢有时会损坏，老燕子会即刻去衔泥修补。老燕在哺育雏燕时，四野抓虫，任劳任怨；泉边衔水，栉风沐雨，一双老燕，每天要打几百个来回，飞出飞进、嘴对嘴地给燕宝宝喂吃喂喝。一只雏燕，老燕在一小时内就要喂食十几次，仿佛有一种神秘的丝线，牵连在老燕和新雏之间。这种天伦之爱的特质，是为爱而爱，不讲任何条件。

对儿女的父责母职,应包含身体和精神两个层面的教化。雏燕出飞时,若有懒宝宝恋栈温柔之窝,赖着不走,老燕子会前引后拥地将它赶出窝外。老燕子在领飞三天后,就再也不让新燕子回窝,让它们风餐露宿,自食其力,绝不留一个“啃老族”。一般在农历六月底,第二窝燕子也出飞了。因离南飞远征的日子还不足两个月,老燕子再也不回窝,它们率先垂范,加大了对第二窝儿女训练的强度。在老燕子的带领下,小燕子演练着俯冲、侧飞、回翔、挺飞等各种动作。它们一会儿从玉米梢上掠向山顶,一会儿从河面冲向云天。暴雨过后,蜻蜓舞晴,正是老燕子带领小燕子练习捕虫准确性的最佳时刻;日暮时分,虫蚊飘忽,又是老燕子统领小燕子操演捉虫精准度的最好时分。经过一番番朝习暮练,小燕子的天性得以充分开发,终使它们一个个都成为百捕百中的“小猎手”,成为一架架袖珍的低空“战斗机”。

情爱是一切生物的精神甘霖。燕子的情爱,炽热如火,牢固如磐。它们不仅双双同来同回,形影不离,比翼而飞;而且还通过舌尖的交流,目光的顾盼,歌声的倾诉,把恩恩爱爱表现得淋漓尽致。雌燕抱窝时的情景,最为感人。在它孵雏的半个月里,是雄燕竟日捕来食物,衔来泉水,口对口地送进雌燕的嘴里。像燕子这种相响以湿、相濡以沫、灵与肉的完美结合,在当今人世间,恐也难找出几多范例。

造物主不仅给燕子以美貌,也赋予燕子美好的德行。用儒家的道德准绳观照燕子,燕子称得上“仁义礼智信”皆有。燕子筑窝,不择贫富贵贱,不选门槛高低,只要认定谁家,如果主人和燕子都不出意外,它们都会岁岁来续窝筑巢,绝不会单方面地扑灭主人怀念它们的幽情。每双燕子的心中,都有它们魂牵梦绕的一幢茅舍。燕子这种从不琵琶别抱、返本归元的天性,称得上是“不辞故国三千里,还认雕梁十二回”。燕子是喜欢洁净的鸟儿。为保持它们翅羽的光滑和亮度,它们经常用清澈的泉水梳理羽毛。雏燕在窝中排出的粪便,老燕子会随时一口口叨出院外;即使正在抱窝的雌燕,也会飞到院外排泄污物。除了老燕子白

天喂食时和雏燕喁喁私语外,在夜间它们总是静气屏声,绝不打扰主人的梦境。只吃活食的燕子,是农人公认的益鸟。它们从不叨啄农家的五谷,专吃飞动的虫蛾。据昆虫学家推算,一双燕子及其子女在北方生活的半年里,要吃掉各种害虫一百万只,是护卫庄稼的真正天使。燕子也从不像有些鸟儿那样,为争食而“鸡扑鹅斗”,俨然谦谦君子……

大自然神秘的原则,造物主微妙的功夫,在燕子身上得到了灵异的体现。在预报狂风暴雨方面,它们绝不逊于气象台。每当暴风雨到来之前,燕子们总是集结在一起,擦过房顶,擦过树头,擦过河面,忽上忽下地群体鸣叫,仿佛是在焦急地提醒农人:快戴上斗笠,快披上蓑衣,尽早收工,尽快让牛羊归栏……每当看到这种场面,我就觉得,神奇的燕子,仿佛能读得懂阴云在天宇中写下的文字,能辨得出狂风在江河里画出的图画。

“燕子不进愁门”,是家乡的俗语。想不到这话在我老父亲身上竟成了讖言。迟暮之年的老父,特别喜爱年年都来家中筑巢的两窝燕子。二〇〇九年清明已过,两对燕子却未如期而至。九十五岁高龄的父亲,便一天数次拄杖院中,引颈南望。五弟为卸掉老父的心病,说西院的两窝燕子都来了,也是咱们家的。转年初春,老父缠绵病榻,不能下地,清明过后,还叨念着燕子怎么还没有来。虽然西院五弟家的燕声不断传来,老父却摇头苦笑。农历三月十七日,老父便驾鹤西去。在父亲谢世近两周年的清明节前,两双燕子又来东院做窝了。这又应了“燕对愁门不过三(年)”的俗语。

大自然将自己灵魂中的小小一部分剥离出来,给人类造就了燕子这样晨风般温存、月光般柔顺的喜鸟。乡人凡遇吉祥事儿,总与燕子联系在一起。去年,五弟的女儿考上军校研究生,他“归功”于家中新添的两窝燕子。邻村我的一远房亲戚,在镇上买了楼房,去岁他乔迁新居不久,便见一对燕子在他家住的三楼檐下筑巢。燕栖楼中,实乃罕事。为不打扰燕子垒窝,他举家又迁回乡下十几天。待头窝燕子出飞后,他的